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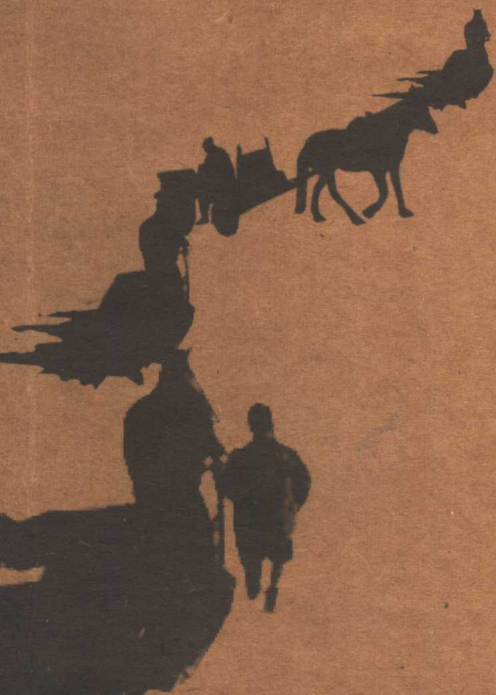
西部车帮

花城出版社

残阳如血，

顺着官道朝西，一群西北汉子在急流、陡壁、大漠、古泽、暴雨、狂风、冰雹、冬雪、黑店、赌局、窑子、烟馆中演义着土匪绑票、官兵掠货、同门相斗、手足相残的江湖故事。

杜光辉 著



西部车帮

杜光辉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车帮

杜光辉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4

ISBN 7-5360-4065-2

I. 西...

II. 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3089 号

责任编辑:田 瑛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番禺市桥环城西路)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5.5 1 插页

字 数 310,000 字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5,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065-2/I·3273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杜光辉

生于1954年9月，娶妻郑氏，生女睿睿，家庭平淡无奇，相扶度日。从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迄今有285万余字文学作品在公开报刊上发表，并有200万字的社会纪实、经济理论、时评类文章问世，共计485万字。有3部长篇小说出版（发表），1部散文集出版。曾获得《中篇小说选刊》2000-2001年“优秀中篇小说奖”、“辽宁省期刊优秀作品奖”、“全国铁路文学奖”等21次文学创作奖；1991年出席全国青年作家会议；10部作品被《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报告文学选刊》、《新华月报》转载；15部作品被选编作品集；10多部作品被文学评论者和各类新闻媒体进行过评论，在读者和文学界有一定影响。

自序

十多年前,我的中篇小说《车帮》(《新华文摘》1990年第6期)发表后,许多朋友劝我将它扩写成长篇,我没有动笔。但是,我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西部的思考。中国西部和东部的差异到底在什么地方?我思考的不仅仅是经济、规制方面的差异,更多的是社会、文化的差异,或者说是导致这些差异的内涵。人类从山洞文化转移到河域文化,又由河域文化转移到海洋文化,导致人类社会、文化进步的根本内涵是人类越来越多地掌握了现代科学,越来越强化了人类在自然界的生存能力,最凸现的应该是人类使用交通工具的变化。当人类掌握了独木舟技术,就必然从山洞移向河域,独木舟也演化为庞大的船舟,载人运货,由此而繁生了河域经济和文化。随着指南针和航海技术的出现,海洋成了世界各民族相互沟通的通道,以河域为中心的经济、文化,必然逐步的转向以海洋为中心的经济、文化。现代科技出现了计算机、互联网,于是就有经济学家认为,当今社会已经开始步入新经济时代,就是信息经济时代。我认为,信息技术必然会导致信息文化的出现,信息文化必然是山洞文化、河域文化、海洋文化的展延。而决定这些演变的主要因素就是交通。

中国西部,山莽渊深、地形险峻、水急路稀、交通艰难,人流、物流、文化交流极端困难。18世纪初期,西方发达国家的

◎西部车帮

军舰、商船已经频繁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时，中国西部的交通仍然是驴帮、马帮、驼帮、掎帮，河道上还呐喊着纤夫的苦难，载重量最大的胶皮轮子马车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

十多年里，我的视觉一直聚集在《西部车帮》，我用自己的思维和目光，竭尽全力地调动了我的艺术想象力，想象着中国西部千年古道上的急流、陡壁、冰坎、深渊、大漠、古泽、急弯、大坡、暴雨、狂风、冰雹、冬雪，还有土匪、绑票、贪官、污吏、凶杀、格斗、黑店、赌局、窑子、烟馆，充满神奇。一支一百多人组成的车帮，人、畜、狗、车共同挺进在大漠古道、高山大坡之间是何等壮观，他们经受着塞外烈风、大漠夕阳、古树孤烟、骤雨狂风、披星戴月、军匪绑票、窑姐暗算、同行相倾，张扬着西部汉子的人性魅力。通过对这支马车帮近百年的兴衰历史的思考，我试图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揭示中国西部农村近百年变革的社会内蕴，以及对更人性、更公道、更文明的农村社会的追求。

对我文学创作有很大帮助的是，这10年我在改革发展研究机构工作，接触了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从他们那里吸取了许多很前沿的思想。我能更多地关注规制对社会，对经济，对文化的影响，所以在文学作品中不由自主地表现了对腐朽、野蛮、落后、专制的规制的批判与痛恨，对进步、文明、平等、民主的规制的向往和追求。较多的从社会制度变革经济制度演变中审视文化，构思自己的作品。

我认为，一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无论题材多么厚重，思想多么深刻，首要的是要写得精彩，如果小说表现的故事平庸，语言苍白，人物单薄，难以吸引读者阅读下去，其它都是空话。当今小说市场趋冷，尽管与当今社会人们的休闲取向呈

多元化有很大关系,但小说整体的平庸也是主要因素。当代社会本身就表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如果小说家远离了社会生活,或者无能力感受解析社会生活,沉弥于个人的小情调、小感受,写出的小说必然难以赢得读者。应该说,当代写作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代写作越来越成为一种谋生的工具,而我始终认为,文学作为社会良心的一种载体,承担着书写社会良心的责任,体现历史自觉的精神力量这个主旨不能改变,这是每一位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不可推卸的责任。真正能够书写一个时代,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家,肯定会在喧嚣的时尚潮流远处,默默独行,身影踽踽,进行着孤独的观察、思考、写作。

长篇小说写作是对作者思想、学识、生活、文字、身体的综合考验。《西部车帮》究竟价值几何,不但要经受当代读者的评说,还要经受时间的检验。

引 子

这些道上充满了急流、陡壁、冰坎、深渊、大漠、古泽、急弯、大坡、暴雨、狂风、冰雹、冬雪，还有土匪、绑票、贪官、污吏、凶杀、格斗、黑店、赌局、窑子、烟馆，更增加了故事的神奇色彩。

多少年来，吴老大和车户们的故事从未在我的思想中停止过跳动，煎熬得我心灵无片刻的平静。到了中年的我，尤其是常年居住在浮华都市，远离原始、荒蛮、粗犷、真挚的我，再把它们衔接缀联在一起，那些遒劲悲怆的故事震撼得我灵魂深处都在颤栗。

多少作家谈到自己的文学启蒙老师时,常常给人神秘莫测的感觉。看到别人谈自己的文学启蒙者时,我就常常想,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是谁。但是,根本没有多想,我就十分肯定地认为,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是西安城北那个叫三家村的村落后的一间宽大却极简陋的马号,这个马号里有一群骡子和马,还有一群奴役这群骡子和马的车户。他们对我的一生、对我的文学意识,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可以说已经渗进了我的骨头缝子,只要我还在写小说,甚至只要我还活着,什么力量都无法把他们从我的血液、细胞、骨髓中剔除出去。就像父母在创造我生命的同时,就已经把他们的血型、基因遗传给我,我可以在所有的方面背叛他们,却无法背叛他们遗传给我的血和基因。

多少年过去了,尽管我一直居住在中国最南端的海岛的城市,却忘不了那间宽大又简陋的四面透风的马号,还有马号里的那群骡子和马。我还能回忆起它们的模样和名字、脾性,还有那群奴役又侍服骡子和马的车户;还有从他们嘴里讲出的震天动地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阅历;还有那些酸得使人骨头都发软的男女风流轶事。

每个上了岁数的车户都有一段神奇得令人羡慕的经历,苦甜交进,刀子样深深镂刻在我尚未谙人世的心灵里。

我从吴老大嘴里知道:他们常跑的地方是陕南的汉中、安康;甘肃的兰州、嘉峪关;青海的西宁;宁夏的银川;河南的洛阳、郑州。从西安到汉中有两条道,一条是经长安县、沔峪口、

子午关、宁陕到汉中；一条是过宝鸡、凤州、柳巴、褒河到汉中。要是再朝南走，经过西乡、石泉、汉阴就到了安康。从西安到兰州、嘉峪关基本上是条直线，顺着官道。在吴老大和车户们嘴里，这些道上充满了急流、陡壁、冰坎、深渊、大漠、古泽、急弯、大坡、暴雨、狂风、冰雹、冬雪，还有土匪、绑票、贪官、污吏、凶杀、格斗、黑店、赌局、窑子、烟馆，更增加了故事的神奇色彩。

我长到若干岁之后，找来了一张很大的中国地图，按照吴老大提供的地名，很容易地找到了以西安为中心而散射到东南西北的官道，但已经被红色的线杠联在一起。我知道昔日的官道已经不存在了，它们被加宽、铺上了石子、柏油，成了国家的等级公路。我不甘心，开上汽车西行兰州、西宁、银川、酒泉、嘉峪关；南到汉中、安康；东出潼关、洛阳到郑州；北出金锁关，经白水到榆林。公路的质量都很好，除了个别地方弯急坡陡之外，汽车发动机大部分时间都发出嗡嗡的细响，很动听。公路遇壑有桥，遇山盘旋，官道的痕迹已经涤荡全无。公路所经过的地名几乎和吴老大和车户讲的一样：青海的塔尔寺、宁夏的海宝塔和须弥山石窟、甘肃的炳灵寺、古长城和敦煌千佛洞、嘉峪关的大漠、勉县的武侯墓、柳巴的张良庙、汉中的拜将台、安康的香溪洞。民俗人情吃喝居住却和吴老大讲的发生了巨大变化。吴老大和车户们讲的土匪劫货、窑子、赌局、烟馆、戏院也被非法检查、胡乱收费、路边野店、卡拉OK、电子游戏这些现代社会的东西所代替。但我确实相信吴老大和车户们都到过这些地方，而且还是不止一次地到过这些地方。不然，他们不会那么娴熟地讲出这些经历。把这些地方跑完，我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累得半个月回不过神。我真不敢想象，

当年的吴老大和车户们就凭着几只牲口，两个胶皮轮子，加上人的两条腿，就在这些漫长的道路上走过了一个一个的来回？他们怎么抵御风雪、冰雹酷阳、土匪野兽的侵袭？也想象不出一百多挂马车排成一行长龙，人、畜、狗共同挺进的场面是何等的雄伟壮观？在如今的现代化公路上，在万民安居的和平岁月里，我是根本无法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找到这些答案的。

多少年来，吴老大和车户们的故事从未在我的思想中停止过跳动，煎熬得我心灵无片刻的平静。到了中年的我，尤其是常年居住在浮华都市，远离原始、荒蛮、粗犷、真挚的我，再把它们衔接缀联在一起，那些遒劲悲怆的故事震撼得我灵魂深处都在颤栗。



目录

自序

引子

第一章 甘草店女人玉蓉	1
第二章 初上官道	35
第三章 媳妇秋菊	51
第四章 较量	61
第五章 十三岁的车把式	81
第六章 五斤四两的鞭子	91
第七章 吴大脑勺	105
第八章 窑姐与媳妇	113
第九章 刀下留人	127
第十章 团长兄弟死了	137

目录



第十一章 留下买路钱	155
第十二章 挂坡	163
第十三章 赌婆娘	177
第十四章 异人指点	209
第十五章 驴日的汽车	221
第十六章 老骚驴张富财	237
第十七章 改朝换代	259
第十八章 报考	303
第十九章 吆汽车的	313
第二十章 侯大脑兮	327

第二十一章 调查	375
第二十二章 章子与条子	391
第二十三章 反革命右派分子	397
第二十四章 忠字舞	413
第二十五章 贵人	419
第二十六章 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435
第二十七章 轮回	445
第二十八章 马号	451
第二十九章 圆了汽车梦	471



第一章 甘草店女人玉蓉

这个夜里，三家庄的女人都没有睡觉。天刚刚黑下，她们就给牲口槽里放够草料，让牲口们吃着。又把炕面烧得滚烫，侍服着男人把脚洗了，看着男人钻进了被窝，也赶忙把自己剥得一丝不挂钻进男人的被窝，让男人尽着性子地折磨。她们知道男人天不明就又要吆车上路了，这一出去，少则三个月五个月，多则一年两年。她们要用自己的身子把男人这么长时间的饥渴提前补偿过来，也用男人的身子把自己这么长时间的饥渴补偿过来。她们看到男人腾上撞下的用力，周身湿汗，看着男人像别了骨头样地瘫在她们身边。

老大要是当不上大脑兮，我指望谁替我出这口恶气？他一辈子也得跟我一样吃人家颌巴下的饭，受人家的恶气。谁让他这辈子托生的是个男人，当男人的就得受这个罪！

吴骡子悄然溜到后院，果然没有一个人影。只有一间厦子房里的灯在亮。他就走过去轻轻地把门一推，玉蓉真的给自己留着门。玉蓉只穿着一件紧身的红袄红裤，看见他进来，只叫了一声“哥”，就急不可待地扑上来。他们什么话也没说，就滚到热炕上。

早在八九十年前,出了西安北关不到一里路,就是极为荒凉的地方了。到处都是荒野、乱葬坟、游狗、饿狼,大白天里还有豹子出没,野猪成群结队,呼啸而过。太阳一坠下西山,单个人丁是从不敢出门行走的,不被饿狼土豹子吃了,也会被土匪绑票拉走。尽管土地都是平展展的好地,只要打上一口井,就可以用手辘辘浇上几亩水地,不愁养不活一家人口;要是种上点蔬菜用担子挑到城里卖了,还能攒上几块银元,再置上几亩水田,但是,西安北乡人的观念中,务弄庄稼是没本事的庄稼人干的,有出息的和自认为自己是有点出息的人是不屑于摆弄庄稼的。粗识几个文墨的人都在西安城里学了相公,学上几年相公后满师,就能独当一面。再干上几年,就能从小掌柜干到三掌柜,再干到二掌柜,再升到大掌柜,干到这个份上就相当于小半个东家了。遇到慷慨的东家,还会给不少的干股,一辈子就和东家绑在一块摸爬滚打。也就和东家一样地穿绸缎、娶三房四妾、吃鸡鸭鱼肉的享受了。但干这事情的基础必须粗通文墨,不念上几年私塾休想到那场面上混。对于大多数扁担横在地上不认得是个一字的北乡人来说,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营生。谁不想一年四季呆在房子里头,日头晒不着、暴雨淋不着,夏天有蒲扇、冬天有火炉,饿了有饭吃、渴了有茶喝。对于常年奔波在古道上的车户们来说,那可是神仙过的日子呀!但是他们只有别无选择地沿着前辈的人生延续在车户的生涯中。在庞大的车帮里,一个个年迈衰老的车户倒毙在古道上,又有一个个年轻力壮的车户后代接过那